898
209

經義考

詩

十九、二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目錄類
三ノ函
二六架
ノ七號
四八冊

十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府書籍館

LIBRARY OF TOKIOFU

詩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孫氏毓毛詩異同評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孫毓晉長沙太守

陸德明曰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又曰楊之水不流束蒲毛云草也鄭云蒲柳也孫毓評云蒲草之聲不與成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云蒲之音未詳其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898
209

王應麟曰正義引之

按隋志別集類有晉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一孫毓也一以爲長沙守一以爲汝南守一以爲豫州刺史未審孰是

陳氏統難孫氏毛詩評

隋志四卷

佚

毛詩表隱

七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晉徐州從事陳統元方難孫申鄭

楊氏乂毛詩辨異

隋志二卷

佚

毛詩異義

隋志二卷

毛詩雜義

七錄五卷

佚

隋志楊乂晉給事郎

牛氏寶毛詩音七錄作音隱

七錄一卷

佚

李氏軌毛詩音

佚

謝氏沉毛詩釋義

七錄十卷

佚

毛詩義疏

七錄十卷

佚

毛詩注

七錄二十卷

佚

晉書沉字行思曾稽山陰人著作郎著毛詩外傳行於世

阮氏侃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侃字德恕陳留人河内太守

徐氏邈毛詩音

七錄十六卷 又二卷

佚

鄭樵曰徐氏音今雖亡然陸音所引多本於此

顏之推曰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遘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

袁氏喬詩注

佚

晉書喬字彥叔初拜著作郎桓溫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事建武將軍江夏相勸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伐蜀李勢既降進號龍驤將軍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

郭氏璞毛詩拾遺

隋志一卷

佚

按郭氏毛詩拾遺其釋高裳晏兮三英粲兮曰三英三德也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裳即素絲五紽也初學記引之

毛詩略

七錄四卷

佚

殷氏仲堪毛詩雜義

一卷

佚

蔡氏謨毛詩疑字

佚

按蔡謨毛詩疑字議初學記引之其辭曰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王

江氏熙毛詩注

七錄二十卷

佚

陸德明曰熙字太和濟陽人東晉兗州別駕

江氏淳毛詩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陸德明曰惇字思俊河内人東晉徵士

虞氏喜毛詩略

佚

晉書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博學好古諸為恢臨郡屢
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公車徵拜博士皆不就
咸康初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專心經傳兼覽讖緯釋

毛詩略注孝經

蔡氏失名毛詩音

佚

孔氏失名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蔡氏孔氏不詳何人

徐氏廣毛詩背隱義

七錄二卷

佚

隋志宋中散大夫徐廣撰別集作太中大夫

雷氏次宗毛詩義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通直郎雷次宗撰別集類作徵士

陸德明曰次宗字仲倫豫章人宋徵通直郎不起

徐氏爰毛詩音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孫氏暢之毛詩引辨
七卷
佚
隋志宋奉朝請孫暢之撰
何氏偃毛詩釋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金紫光祿大夫何偃撰 別集類作
劉氏孝孫毛詩正論
宋志十卷
佚
王氏通業詁 曰劉孝孫爲毛詩正論皮邨之經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梁武帝毛詩大義
隋志十一卷
佚
劉氏瓛毛詩篇次義
七錄一卷
佚
何氏胥毛詩總集
七錄六卷

佚

毛詩隱義

七錄十卷

佚

隋志詩總集隱義並梁處士何胤撰亡

謝氏曇濟毛詩掇漏義

七錄二卷

佚

隋志曇濟梁給事郎

崔氏靈恩集注毛詩

隋志二十四卷本傳二十二卷

佚

陸德明曰梁桂州刺史清河崔靈恩集衆解爲毛詩集注

探三家之本

顧氏越毛詩義疏

佚

舒氏援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卷

佚

沈氏重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八卷

佚

隋志沈重蕭繹散騎常侍

陸德明曰吳興沈重撰詩音義

浙江通志沈重字德厚武康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

按隋經籍志載毛詩義疏凡七部其著撰人姓氏者二家舒援沈重是也七錄又有張氏今見於徐氏初學記所引者其詮栗云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惟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不及也倭韓國土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杼其詮梅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暴乾爲腊羹臛中又可含以香口其詮椅云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之梧桐也有白桐青桐赤桐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其詮柳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正白葉皆長狹而薄徼柳可爲箭笴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似而白人以爲車轂其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也其詮麟云麟馬足黃色圓蹄肉角端有肉音中黃鐘至者至仁則出其詮鳳云鳳凰名鸑鷟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其詮鶴云鶴形大如鷺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喙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令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朗聞八九里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其詮魚云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穴舊有北穴與江河通鱣鮪從北穴而來入河鮪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如鐵甽銳鋭口在頷下大者七八尺益州人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之鮪鱣大者王鮪小者叔鮪一名鱘肉色白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鱘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語曰買魚得鱘不如嚥茹徐州謂之鰱鯇魚吹沙也似鯽魚狹小常張口吹沙也一名重脣鯊鱣魚一名揚合黃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者魚貍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今以餘弓鞬步丈也海水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常千里外知海潮也鯉身似龍鋭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有甲大者千餘斤攷貞觀中作正義又陸氏釋文每采沈氏之說疑徐氏所引亦沈氏書也

佚

關氏康之毛詩義

佚

冊府元龜康之世居京口以文義見稱徹通直郎不就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

佚

隋志延明後魏安豐王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二終

隋志十卷

佚

弟子青浦王　原覆校

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經義考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詩六

元氏延明毛詩詁訓傳

隋志三卷

佚

隋志延明後魏安豐王

劉氏芳毛詩箋音證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劉芳後魏太常卿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按劉氏詩箋音證其詮轡字義云轡是御者所執不得以轡爲勒以勒爲轡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鞚爲轡反覆推之此爲明證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爲轡審矣俗儒咸以轡爲勒而曾無窒者其詮蟋蟀云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蜊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謂之王孫也其詮蠨蛸云蠨蛸長脚者俗呼之爲喜子見太平御覽

張氏思伯毛詩章句

佚

魯氏世達毛詩章句義疏

隋志四十卷

佚

毛詩注并音

隋志八卷

佚

隋志世達秘書學士

仝氏緩毛詩義疏

佚

劉氏軌思毛詩義疏

佚

劉氏醜毛詩義疏

佚

劉氏焯毛詩義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劉氏炫毛詩述義

隋志四十卷

佚

毛詩譜注

隋志二卷

佚

王氏伯輿毛詩駁

舊唐志五卷

佚

謝氏毛詩譜鈔

隋志一卷

佚

張氏毛詩義疏

七錄五卷

佚

亡名氏毛詩義注

七錄四卷

毛詩雜義注

七錄三卷

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卷　又二十九卷　又十卷　又十一卷

又二十八卷

毛詩釋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隋志一卷

毛詩圖

七錄三卷

毛詩孔子經圖

七錄十二卷

毛詩古聖賢圖

七錄二卷

俱佚

鄭樵曰以上三書皆蕭梁人作已亡

毛詩諸家音

唐志十五卷

佚

劉昫曰鄭玄箋注

毛詩草蟲經

佚

按是書徐堅初學記嘗引之其詮釋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獑獑猢獑獑猢駿捷也其鳴噭噭曰鳳皇一名鸑鷟一名鷟鷟雌曰鳳雌曰凰其雛爲鶵鶵或

韓詩圖

十四卷

佚

右見張彥遠名畫記

孔氏穎達等毛詩正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唐志四十卷

存

顏師古序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寔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述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義

許慎則其治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與一興一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觀其煨燼音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脩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烟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鄒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頴特達文而又儒擢秀群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勑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戍未免勤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惟意存於曲直非

有心於愛敬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徽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唐藝文志孔穎達王德韶齊威等撰趙乾叶四門助教賈普曜趙弘智等覆正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同諸儒刊定國初諱拱初國子孔淮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爲詳

晁氏曰頴達蠡劉炫劉焯所頂而增其所

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撰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刪名廋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昏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按鄭詩叙于田二篇其第二篇小序特加太字以別之故孔氏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太叔于田今西安唐刻石經第二篇首章猶冠以太字自去序言詩舍正義弗習而經文失其舊學者不復措意矣

陸氏德明毛詩釋文

一卷

存

許氏叔牙毛詩纂義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少精於毛詩禮記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官加朝散大夫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賜帛二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

南畿志叔牙字延基

王氏玄度毛詩注

新唐志二十卷

佚

施氏士丐詩說

佚

韓子志墓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兼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者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

王讜曰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詩施氏丐聽毛詩說維鶖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鶖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鶖在人之梁毛注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岵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召伯所

慥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名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涯成氏伯璵毛詩斷章

唐志二卷

佚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

毛詩指說

唐志一卷

存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多舉詩語有義斷章不義蕭文李能克跋曰唐成伯璵毛詩指說首載斷章不義蕭文李志崇文總目謂指說略述作詩大旨及師承次序斷章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摭詩語彙而出之克先世藏書偶存指說會分教京口一日同官毘陵沈必豫子順見之欲更訪斷章合爲一帙蓋久而未獲乃先刊指說於泮林庶與四方好古之士共焉

楊氏嗣復等毛詩草木蟲魚圖

唐志二十卷

佚

新唐書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幷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名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

鄭樵曰毛詩蟲魚草木圖蓋本陸璣疏而爲圖今雖亡有陸璣疏在則其圖可圖也

張氏訢毛詩別錄

宋志一卷

佚

中興書目毛詩別錄一卷張訢撰凡三十二篇毛鄭箋注取其長者述而廣之

令狐氏名未詳毛詩音義

王禹偁曰庚年讀宣policy梁收得令狐補闕毛詩音義其本乃會昌三年所寫

按小畜集中有還工部畢侍郎毛詩音義詩第言令狐補闕不詳其名攷新舊唐書令狐氏止綯曾官左補闕然歷相位元之不應仍以補闕稱之也亡名氏毛詩提綱

宋志一卷

佚

按毛詩提綱一卷載於宋志而太平御覽引之當爲唐以前書也其詮葛藟云葛藟一名蕪莫好生河滸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九族蒙王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滸邊也其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南山有臺云臺一名夫須莎草也言山生臺及莎
自蔭喻人君得賢以自尊也其詮白華云白華野
菅艸也其性柔韌堪用取此白華而將白茅束之
喻申后被褒姒所代惡人蒙善好人見棄也其詮
螽斯云螽斯一名蚣蝑一名春黍似蝗而小青色
長股而鳴喻后妃之性不妒忌子孫衆多

經義考卷一百三終

秀水 朱彝尊 編

弟子武進徐永宣覆校

男昆田 校

詩七

宋徽宗皇帝詩解

九卷

佚

胡氏旦毛詩演聖論

宋志二十卷

佚

宋氏咸毛詩正紀

宋志三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毛詩外義

宋志二卷

佚

中興書目毛詩正紀三卷天禧中宋咸撰四十四篇論詩名篇數風雅正變之類又外義二卷

劉氏守詩折衷

宋志二十卷

佚

陳振孫曰皇祐中莆田劉守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蘇氏王材毛詩大義

通志三卷

佚

王應麟曰皇祐中武功蘇子材采鄭譜孔疏筆二百條分爲三卷

歐陽氏修毛詩本義

宋志十六卷

存

張耀序曰毛詩有詁訓傳鄭詩有箋歐陽詩有論有本義毛鄭之詩三百五篇而歐陽乃百一十四篇何也毛鄭二家之學其三百五篇中不得古人之意者百十四篇歐陽公爲之論以辨之曰是不然也其詩之本義一如是也有論而無本義者因論而義見者也如毛鄭之所注皆得之

則歐陽之書不作矣關雎之序兼論四詩之大旨此獨著其數語何也明關雎之義者也一篇之文自有本書亦猶三百五篇之文自有本書也泛論有統解十附之本義之下何也明乎學詩者所當講究之事如易之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也詩譜無三頌何也譜之作爲分類有異同而後有譜周頌皆作於文王之時魯頌爲一僖公商頌同得於正考父無待於譜而明非缺也大儒著作之體如此不知者以是爲不全之書其知者爲歐陽氏全書也

晁公武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攷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家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常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

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經說編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陳振孫曰其書先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見末二卷爲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凡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

樓鑰曰由漢以至本朝千餘年間號爲通經者不過經述毛鄭莫詳於孔穎達之疏不敢以一語違忤二家自不相侔者皆曲爲說以通之韓文公大儒也其上書所引菁菁者莪猶規規然守其說惟歐陽公本義之作始有以開百

世之感曾不輕議二家之短長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持詩人之意其後王文公蘇文定公伊川程先生各著其說更相發明愈益昭著其實自歐陽氏發之

詩譜補闕

通志三卷

存

修序曰鄭氏譜序云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鄭變風在共和前餘皆宣王以後孚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於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方依鄭所謂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舊公即位之詩相舟之作乃武毒公即位之初耶伯當衛寘興者皆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既補之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於後以見其終始若周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篇鄭補譜且從其說而次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別論此不著焉

梅氏堯臣毛詩小傳

二十卷

佚

歐陽修志墓曰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年聖俞得疫卒聖

俞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

茅氏知至周詩義

宋志二十卷

佚

姓譜茅知至仙遊人隱於縣之西山以六經教授鄉里景祐中龐籍以德行薦補州學教授有周詩義二十卷

周氏堯卿詩說

佚

隆平集周堯卿字子俞初名奭今名及字夢人授之也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積官至太常博士通判饒州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堯卿之學不惑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爲期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者也鄭之箋欲詳或達於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無去取乎歐陽修表墓曰堯卿道州永寧縣人學長於毛鄭詩左氏

春秋

魯氏有開詩集

宋志十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李氏常詩傳

宋志十卷

佚

黃氏君俞毛詩闕言

通志二十三卷

佚

周氏孚毛詩箋傳辨誤紹興書目載於此

宋志八卷紹興書目二十卷

佚

邱氏鑄周詩集解

佚

鄭樵曰宋朝丘鑄注只取序中第一句以爲子夏作後句則削之

王氏安石新經毛詩義

宋志二十卷

佚

舒王詩義外傳

宋志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以取士云

王應麟曰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與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

沈氏季長詩講義

十卷

佚

范氏百祿詩傳補注

二十卷

佚

哲宗奬諭詔曰勅百祿省所上表撰成詩傳補注二十卷朕六藝之文蓋四家之說有訓故傳箋之殊雖同出於先儒或有非其本義是使後學各務名家疑於博識洽聞留心經術討論之外尤深於詩鑑商周之盛衰攷毛鄭之得失補注其畧紬次成書眞得作者之微頗助學官之闕奏篇來上講解甚明研味之餘嘉嘆無已

王應麟曰元祐四年六月吏部侍郎范百祿進補注二十卷詔付秘省

李氏清臣詩論

二篇

存

張氏方平詩正變論

一篇

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朱氏長文詩說

佚

鮮于氏侁詩傳

宋志六十卷

未見

按鮮于氏詩傳范鎮作墓志秦觀撰行狀俱云二十卷文淵閣書目暨葉氏菜竹堂目均載有是書

孔氏武仲詩說

宋志二十卷

佚

范氏祖禹詩解

未見

蘇氏轍詩解集傳

宋志二十卷

存

晁公武曰其說以毛詩序爲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漠漶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王氏巖叟詩傳

佚

彭氏汝礪詩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宋志二十卷

佚

程子　顧伊川詩說

通考二卷

存

晁公武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談之經也

張子載詩說

宋志一卷

存

喬氏執中毛詩講義

宋志十卷

二十卷

佚

文同志墓曰君諱友直字伯龍善與人交又喜藏書書至萬餘卷謄寫校對盡爲佳本伯龍無不讀人問之者伯龍無不知所以人多與之游景祐中被薦至尚書省不第遂歸不復就舉於成都學舍聚生徒常數百人治平詔求遺書伯龍所上凡千餘卷盡秘府之未有者熙寧四年朝廷以伯龍景祐進士恩授將仕郎守龍州助教所著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沿革樂書十三卷

張氏耒詩說

一卷

存

成德曰文潛詩說一卷僅十二條觀所論士宇版章一則其有感於熙寧開邊斥竟之舉而爲之也與

沈氏銖詩傳

宋志二十卷

佚

揚州府志沈銖字子平其先武康人徙真州少從王介甫學舉熙寧癸丑進士歷官起居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判知宣州卒詩傳二十卷沈季長撰銖續成之

毛氏漸詩集

宋志十卷

宋志二十卷

佚

李氏撰毛詩訓解

二十卷

佚

楊時志墓曰撰字子約世居陳留遷福建之連江今爲蘇人登進士第以朝奉大夫通判袁州

張景曰撰唐宗室也熙寧六年進士爲江州彭澤令仕終朝奉大夫有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

吳氏駿詩解

二十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閩書吳駿字晞逮浦城人元豐八年進士政和初通判饒州

趙氏仲銳詩義

宋志三卷

佚

劉氏泉毛詩判篇

宋志一卷紹興書目二卷

佚

吳氏良輔詩重文說

宋志七卷

佚

洪氏梹範毛詩義方

通志二十卷

佚

吳氏純三十家毛詩會解

宋志一百卷

佚

通十

事一卷一百四終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弟子嘉興戴　鉞覆校

閩書

宋志一百卷

吳氏任氏詩義

吳氏任申先撰三十卷手稿會稽

朱氏

通志二十卷

朱氏謀瑋手稿嘉禾

劉氏克莊詩刊誤

宋志十卷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氏紫芝毛詩講義

佚

紫芝自序曰孔子之言六藝多矣而尤詳於詩當時問答之辭見於論語一書者可考而知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既以是告其門人不學詩無以言又以是而告其子其言之之詳至於再至於三而不已者豈非詩之爲經也於其事君又多識乎禽獸草木之名故學者必以是始焉然而誦其辭者可以興可以群可以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

詩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登孔子之門者其徒三千以言詩見取於聖人者商賜二人商列於文學之科賜之達可以從政孔子姑許之以可以言詩爾其他蓋未有所聞焉則詩之說又何難明若此以謂學必始於詩則自幼學之時固已習之矣奈何後之學者雖專門之學終身玩其辭而白首不能窺其奧何哉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詩之作雖出於國史賤隸與夫閨門婦女之口類皆托於鳥獸草木以吟咏其性情觀其辭致高遠所以感人心而格天意者委曲而盡情優游而不迫以先王之澤猶在禮義之風未泯是以言皆合於聖人之旨非是則刪而去之矣此後之學者所以明其說之爲難也嗚呼學詩者可謂難矣自孔子而下深於詩者蓋可以一二數也孔子聖人也明乎詩之道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人也孟子詩之道也子貢則學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人也孟子詩之道也子夏道明乎詩之志者也漢魯申公楚元王交以詩爲倡而知詩之學者也何以知其然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於無邪則誠之至也非誠之至則亦何能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如影響之捷故曰惟孔子能知詩之道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而子夏言禮後於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言有其質者不可以無學二者非深於詩之義何以知禮與質相爲先後質與學相爲終始故曰惟子夏子貢能知詩之義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之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辭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辭害志者故曰惟孟子能知詩之志也是數者其所知固自有淺深要皆有得於詩焉秦之餘六籍煨燼學者不見全經久矣漢興惟魯申公楚元王交始爲之訓其後鄭氏爲之箋孔氏爲之疏而詩之學寖興焉然而是數子者不過離章析句辨其名物以名家而已故曰若魯申公楚元王交則知詩之學者也漢自武帝崇尚儒術始變高祖馬上之風宰臣多用儒生元成以來長於詩者首推匡衡蕭望之之徒則以詩餘其儒雅者也其去孔子之學蓋遠矣荀卿號爲知信六經尊孔氏者觀其著書輒時取詩人之辭以證其說卒致失其本旨者甚多比古人之學最爲疎繆李斯學荀卿用以相秦至一世而遂亡其國蓋以經術而斷國論要在觀經之審學之不善其禍一至於此可不愼歟

御名敖諸君子有意於學詩願以孔子孟子子夏子貢爲之師以荀卿爲戒焉則庶乎其有得也

陸氏佃詩物性門類

通考八卷

存

陳振孫曰不著姓氏多取說文今放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葉也

祝穆曰陸農師受經於王介甫而不以新法爲是

楊氏時詩辨疑

宋志一卷

存

蔡氏卞毛詩名物解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振孫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壻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略似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陸元輔曰蔡元度名物解目錄一卷釋天一卷釋百穀一卷釋草一卷釋木一卷釋鳥三卷釋獸二卷釋蟲二卷釋魚一卷釋馬一卷雜釋一卷雜解一卷

董氏逌廣川詩故

宋志四十卷

佚

中興藝文志董逌撰逌講班固言毛詩最近今徒於他書時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爲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爲備以最後出故獨傳乃据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逌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懋不可以人廢也

陳振孫曰逌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逌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托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云

朱子川董彥遠詩解其論闕雎之義自謂暗與程先生合

但其文晦澁難曉

王氏居正毛詩辨學

二十卷

佚

廖氏剛詩經講義

二卷

存載高峰集

宋史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崇寧五年進士紹興七年拜御史中丞尋改工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明道宮致仕

曹氏粹中放齋詩說

宋志三十卷

未見

王應麟曰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又曰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苦葽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　又曰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沈水所出東北入漾

羅氏從彥詩解

佚

閩書從彥字仲素延平人紹興二年以特科授博羅主簿學者稱豫章先生

邱氏葵詩解義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江西通志丘稅字爲高南豐人入太學建炎初伏闕上書乞徙都金陵以圖恢復所著有詩解義

陳氏鵬飛詩解

通考二十卷

朱見

陳振孫曰不解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王應麟曰陳少南不取魯頌然則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朱子曰陳少南於經旨既疏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

李氏樗毛詩詳解

宋志三十六卷

存

陳振孫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大略已盡以斷之樗閩之名儒於林少頴爲外兄林李出也閩書樗字若林閩縣人受業於呂本中後領鄉貢有毛詩注解學者稱迂齋先生

吳氏棫毛詩叶韻補音

宋志十卷

存

棫自序略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以已見定爲一家之學釋文是也所補之音皆陸氏未叶者已叶者悉從陸氏其用韻已見集韻諸書者皆不載雖見韻書而訓義不同或諸書當作此讀而注釋未收者載之凡字有一義即以一條爲證或二義三義即以二三條爲證若謬誤若未

盡皆俟後之君子正而成之庶斯道之不墜也

徐蕆序曰吳才老棫與蕆爲同里有連其祖後家同安才老登宣和六年進士第嘗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斥通判泉州紹興戊辰歲蕆寓莆陽才老所從造官識之長髯豐頰危冠大帶進止閒暇中和温厚之氣睟然見於色仁義道德之言藹然形於言蕆退而嘆曰古所謂君子儒者非斯人邪才老從容爲蕆言擯第後數年不求官築室三間中設夫子像古書陳前謝外事凝神靜慮以味古訓是身侃侃然常若遊洙泗間而揖遜乎聖賢之前後也則其貌之可敬愛固有所自哉佐泉著能名剛直而有謀明恕而能斷悍卒謀亂一郡洶洶大恐才老命戮數人豆定蓋出於談笑也其評論古人賢否優劣如與之並時

亟能察其編臭平生多著書若書禪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詞釋音韻補皆淵源精確而歙然不敢自矜曰裨曰補曰續云者其謙可見矣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銘箴誦歌諺諺之類莫不宇順音叶而腐儒之言曰補音所據多出於詩後殆後人因詩以爲韻不當以是韻詩也殆不知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聲有不可易者如霾爲七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由其以貍爲聲洗爲每罪切而當爲奚辨切者由其以免得聲爲云九切而賄痛淆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支爲蒲糜切而皮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有十一

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他書爲證可也腐儒尙安用讀讀爲補音引證初甚博才老懼其繁重不能行遠於是稍削去獨於最古者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三二條其間或略遠而舉近非有所不知也才老以壬申歲出閩別時謂蔵曰吾書後復增損行遽不暇出獨藏舊書又三年而才老死久矣訪諸其家不獲僅得論語續解於延陵胡穎氏云乾道四年四月朱子曰吳才老補音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如外禦其侮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斗不敢迨遑才老欲音嚴爲莊云避漢韋都無道理其後續得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韭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莊是叶音

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任揚簡曰詩補音考究精博然亦有過差陳振孫曰吳棫掇其說以爲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爲釐慶之爲羌馬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爲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糺繆正俗以傅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翁著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爲確論不必一一改字

魏了翁曰詩易叶韻自吳才老始斷然言之
陳鳳梧序曰盈天地間物凡有形必有聲乃自然之理也
仰觀於天若雷霆之號令風雨之吹噓俯察於地若江河
之衝激鳥獸之嘷鳴無不有聲亦無不有韻況人靈於萬
物參乎三才其言之出自中五聲而文字又聲之精者故
上古聖人制爲律呂以諧五聲使咸協音韻可以被之管
絃用之家鄉邦國其極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而致雍熙泰
和之盛良有以也詩三百篇之有韻固不待言矣若夫易
之爻象繫書之明良賡歌儀禮之祀醮祼辭春秋大傳
之繇辭歌謠句語短長率皆協韻雖或出於旁通假借而
實合乎音律之自然下及國語史漢諸書老莊荀楊韓歐
諸子其叙述之詞間出韻語亦皆脗合世變既遠經生學
子役於詞賦聲偶雖讀其書而不知其韻譜者病之宋儒
吳才老博學好古延采輯古經傳子史協韻分爲四聲各
釋其音義彙成一書名曰韻補其援引該博考據精當誠
有功於文字之學晦庵先生作詩集傳悉本其韻以協三
百篇之旨其見信於大儒蓋不苟也嘉興郡舊有刻板歲
久漫漶毀而未完而習舉業者復視之爲長物是以無傳
焉予讀書中秘時見同館胡世臣購得一本嘗假而錄之
僅得其音而不及悉其義久而亡失後宦游中外往往求
諸縉紳間未得也正德己卯予以服闋北上道經三衢會
提學憲副令光祿劉公德夫論及書籍德夫曰方伯何公
道亨藏有善本欲刻之以傳比至錢塘首訪何公遂假其
書閱之不啻如獲拱璧公因囑予序之既而公以入覲未

及梓頃擢大中丞巡撫河南保釐之暇廼歲厥志焉仍衆
以書速序予既辭不獲廼述韻補之源流暨重刻之顛末
以引諸篇端使四方學者知是書之不易得不可以忽焉
而不之究心也公名天衢楚之道州人與予同舉弘治丙
辰進士歷官中外風節才望推重同時而力學稽古汲汲
不倦觀於斯刻足以見其志之所存矣

許宗魯曰余少授詘於家庭誦而不協竊自疑謂詘者宮
徵出所諧也管絃出所被也豈宜乘刺及昰而附載叶韻
不知所本續檢宂書知有所謂韻補者力求罕值比習業
翰館見同館出抄本然又簡畧過甚字存其音引據全闕
讀出滋惑焉及按吳中乃從韜大僕所獲嘉禾舊刻歲遠
藏十襲存其九矣眞二韻又復缺簡不分乃憑假場義
記所藏參伍日校閱有補辨而書人脫綴失其本眞復
可讀乃又屬校於吳士皇甫生夬有反正而未完也及被
宣城謀於同年梅氏梅氏力贊之遂相與覆校於是譌諸
載籍殫禮讎正猶未慊於余心魯嘗聞之韻者詘出矩也
字者韻出原也矩敗則物廢原別則派乘夫字不妊作至
理寄焉韻不苟叶至繇宰焉苟事其繇而弗基諸理弗繇
也基諸理而弗探其文弗理也今茲出韻以復古也乃顧
載以俗文俾理繇所基昧不可講將繇其聽先蒙其視焉
此何用耶於是頗原六書本文㠯正俗體出害義者而韻
補稍可觀矣然傳錄易僞學士觀復乃鋟於木工凡再月
乃卒厥書既出以授於人人乃於是好者惡者奉者非者
紛若聚訟而襲藏既覆見各不同許子曰銓兮物有定讞

秀水 朱彝尊 編
弟子秦輿嶽 遐昌覆校

詩九

鄭氏樵詩傳

宋志二十卷

未見

詩辨妄

宋志六卷

未見

樵自序略曰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振孫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已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馬端臨曰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他書中間見一二而眞爲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到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又烏可偏信乎

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旁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朱德潤序曰莆田林子發氏攜宋鄭夾漈先生詩傳訓詁謂德潤曰先生昔在閩中紬繹之暇集爲此書其間摘詩傳之幽隱辨事物之名義眞所謂發宋儒之所未發者於是以校正是本俾德潤讀之愚按慈溪黃氏謂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質浹漈鄭公樵去美刺以言詩又嘗於鄭傳取其切於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時門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參會折衷之以見

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鑣分路使後世學者莫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後諸經之旨

粲然明白今考載籍詩傳自伊川歐穌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理暢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辭簡意賅足以廣詩人賦詠之性情乎至於詩篇之可以被之音樂者仍按周禮太師謂風雅頌者聲音部分之名賦比興者作詩之體製也今觀鄭氏傳引山川草木蟲魚之辨五音六律六呂之所諧誠可以發揮後學之未究而渙明千載之微辭奧義者也如以雀無角爲雀之角以龍盾之合爲二盾之衛露被菅茅非雨露之露有豕白蹢爲江豚之豕豳之風雅頌爲四器十二器之聲合其他如國風二雅三頌名物度數毫分釐析豈非詩傳之大備者乎善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德潤於朱鄭之學有得焉蓋朱氏之學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理詳學者不可不兼該而並進也理以明之義以析之則斯傳也當相爲引用而諷咏之茲亦後學之所深願與

虞集序曰聖人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

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饜飫詠歎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欒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遠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考辨韓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爲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修偹員勸講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與之說而爲序者掇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艸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踈或繆非一端也剖晰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遺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開相錯而不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闖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改也西夏斡公克莊嘗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楘漢生者考官見其博贍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誾於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乎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畧爲我序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濟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詔閱海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剔釐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殁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遷翰林二年而殁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墓印成帀成品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繆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

周氏孚非鄭樵詩辨妄

一卷

存

孚自序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經之書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攟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爲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鳴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予者哉然予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爲一卷

顧湄曰周孚字信道濟北人居京口淳熙初眞州學教授自號蠹齋

王氏質詩總聞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振孫曰質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

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句讀聞句謂段落聞篇謂大意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動謂凡在處

宇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動謂凡在處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類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陳日强跋曰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櫝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者臨川貳車國正韓公攝守是邦慨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廼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鋟梓以廣其傳命工經始而日强分符此來公餘因取讀之其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於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眞能窮窮詩人之意於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趨使鑱刻凡三閱月而後竣事使斯文顯行於世後學之幸也

陸深曰王景文詩總聞頗與朱傳不合然多前人所未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晁氏公武毛詩詁訓傳

宋志二十卷

佚

程氏大昌詩議

一卷

存

大昌自序曰三代以下儒者執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豈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背古聖人而不敢於是正糞壤也烏乎此詩議之所為作也

陸元輔曰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為樂詩諸國為徒詩三論南雅頌之為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証左荀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証風不得抗雅八論豳詩非七月九辨詩序不出于夏十辨小序綴語出於衛宏十一辨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十四論采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為樂名十六論關雎為文王詩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唐應德稱其文義蔚然繹其論議洵多獨得之見然風雅頌之名周禮左傳荀子有之季札亦言之而程氏必謂有二南而無國風憑臆妄決無所稱據亦難乎免於穿鑿之譏矣

毛奇齡曰程大昌謂詩有南無國風此不然樂記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國風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又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不稱國風而何鄭氏謂毛詩解義

宋志三十卷

佚

范氏處義詩學

宋志一卷

佚

解頤新語

宋志十四卷

佚

王應麟曰蕭鳴嘉藪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所之鑿矣又曰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與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爲頌與解頤新語亦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王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

詩補傳

宋志三十卷

存

逸齋自序曰經以經世爲義傳以傳業爲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詮於文義則略韓氏有外傳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傳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爲小傳集說疏義注記類說論解其名不

一既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已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著一之隱奧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旣行者削之而序有聖人爲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爲夫子之言賓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大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爲然也存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

按詩補傳抄本但題逸齋而不著名攷宋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西亭王孫聚樂堂自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

趙氏敦臨詩說

佚

李氏燾詩譜

宋志三卷

佚

余氏端禮毛詩說略

佚

羅氏維藩詩解

二卷

佚

楊萬里志墓曰羅仲謨維藩廬陵人擢進士第授廸功郎南雄州保昌縣尉陞從政郎著詩解二卷

王氏大寶詩解

佚

張氏淑堅詩解

佚

黃氏邦彥毛詩講義

佚

林氏岊毛詩講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維寧詩集善

佚

謝氏謂詩解

二十卷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潘氏好古詩說

佚

呂祖謙作墓志曰好古字敬修一字伯御松陽人喜著書有詩春秋語孟中庸說合五十一卷

吳氏曾毛詩辨疑

佚

撫州府志吳曾字虎臣崇仁人高宗時以獻書得官累遷至吏部郎中孝宗朝出知嚴州致仕

陳氏知柔詩聲譜

二卷

佚

永見

葉適序曰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爲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叩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既歿始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情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誣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髣髴未泯而覇強迭勝舊國守文僅或求之人之材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爲之說形

摘裂以從所近則詩安得復興而宏其遂亡也哉況執秦漢之殘書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公於詩尊序倫紀致忠遠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輯緒悠久而有新美仁政舉而應事虜銳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群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馬氏和之毛詩圖

闕

夏文彥曰馬和之幾喜人物山水設色吳裝筆法飄逸務去繁華深自成一家高孝第善畫人物山水設色每書毛詩三百篇令和之圖寫宮室車馬衣服器用山林草木鳥獸蟲魚以至風俗人情物態纖悉具備觀之使人興感而善惡之機昭然在目可謂深得詩人之旨矣

文徵明曰思陵尤愛馬和之畫每書毛詩圖虛其後令和之為圖

汪珂玉曰馬和之毛詩圖衛風鶉奔章不寫宣姜妖事但寫鶉雀奔驅樹石動合程法覽之冲然由其胸中自有風雅也定中圖登丘相度得文公營徙之狀予來趨事得國人悅服之象其蒼莽攸鬱則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也定宿在中於以作室可想見矣干旄圖子子干旌建於車後兩服兩驂而維之正見衛大夫見賢之勤而彼姝者子韡折且前是欲以舁之之氣象耳衣褶作馬皇揩古法載馳圖以許穆公本無唁衛事故不作驅馬悠悠惟指其憂心焉

而已乃猶作許大夫來告則以是夫人意中事故不妨象外摹寫落筆飄逸仿吳裝法也四册藏頊又新家按馬和之毛詩圖流傳於世者有關雎葛覃螽斯桃夭漢廣采蘩草蟲采蘋甘棠騶虞比風鶏之奔奔定之方中干旄載馳淇澳考槃木瓜伐檀蒹葭晨風衡門鳲鳩九罭鹿鳴常棣天保采薇蓼蕭采芑鴻雁沔水鶴鳴白駒黄鳥斯干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小明鼓鐘信南山大田甫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隰桑白華綿蠻瓠葉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黄高韓奕江漢振鷺豐年潛酌駉諸篇然多係摹本

詩十

弟子婁縣張起麟覆校

楊氏簡齋詩傳

伏

簡自序曰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少作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自衛反魯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易詩書禮樂春秋

經義考卷一百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

楊氏簡詩解

佚

簡自序曰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易詩書禮樂春秋

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群怨孰非是心孰執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禮而爲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闇睢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象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本心也廓柏舟之矢言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迹夫動乎意而昏有之善之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波擊者有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群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墻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

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上
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
弗問而知況於子夏初未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
焉

樓鑰曰敬仲詩解發明無邪之思謂古說難盡信然載之
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
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戾於事實制度
名數不盡合於禮典如此類未易槩舉皆前輩所未發
按慈湖詩解不傳亡其卷目當日樓大防遺書論

辨序其說於攻媿集中多見之今出其東門候人七月東山狼跋鴇棘六月車攻
吉日庭燎斯干小旻小宛何人斯巷伯北山凡二
十二條要之不取小序者其於聊樂我員謂員是
姓大防非之以員本彭城劉氏奔魏自比伍員更
姓古無此姓員乃語助辭則其解亦太穿鑿矣

薛氏季宣反古詩說一作詩性情說

佚

季宣自序曰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
癸未解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
者尤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搖先儒之說而自為之說真
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胸臆之私乎曰固也古之無
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二七十子之徒沒經教

汨於異端高魯毛韓家自爲說凱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孟軻而來於今已一千祀矣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棄序而緊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於是以辰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爲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爲辰已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於物則古人情性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能通信能復性之初　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始庶幾乎

佚

葉紹翁曰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朱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

陳埴曰止齋以檜亡爲東周之始亶亡爲春秋之終聖人繫亶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即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爲傷無

王無霸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或以無王無霸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呂氏祖謙家塾讀詩記

宋志三十二卷

存

朱子序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悉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謬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

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見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絜領持綱首尾兼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爲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

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熹之衰頹汩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倭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叙之熹不得辭也迺略爲之說因併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

魏了翁後序曰予昔東游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未嘗有厲聲疾呼是即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初已備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益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乎憂思哀怨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性情參總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寤寐言永矢勿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者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者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暨終風之子謔浪笑傲而毋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柏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何斯人之友其心孔難而遭說者則曰及爾如貫諒不

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怨而不怒也其待人輕約責已重周仁而不忮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棄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已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忿忮鄙吝發於辭色去之惟恐不急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以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定圖所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於已如荀卿氏所謂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群怨之言而歆動鼓舞有不能已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刻此書以廣其傳而屬余序之姑以所聞見識綱

[illegible]人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

陳振孫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截貫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略而條例未竟

學者惜之

黃佐曰呂氏讀詩記最爲精確第專主小序與集傳不同然朱子序之其推遜之也至矣

陸釴序曰予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注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妙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真積之悟緣物醜類辨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廼檄史應臺

傅公刻於南昌郡刻成或問予曰今詩學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曰子謂朱呂異說懼學者之多岐耶夫三百篇徵詞奧義邈哉遐矣齊魯毛韓譬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遠則同也注疏所由以達也譬則轍也朱氏呂氏蓋灼迷而導諸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呂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采之二子蓋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譌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尊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髦何哉毛氏行篤實家法嚴君子既迎古學遺微又奚慮其不成命合國語頌人之學識微又奚慮其不成命合國語頌人家尺雖斷可定鐘律毛氏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家尺雖斷可定鐘律毛氏殆未可輕訾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鴟鴞合金縢釋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國語頌人清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真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則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茲又斯文之遺憾云

顧起元序曰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雍蜀省皆有刻歲久夷漫罕行於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於寮蘊君程君授諸梓既成屬余以序余維國家功

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一切古注疏罷勿
肄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偶
余間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
焉文公取夾漈鄭氏詆諆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已意
爲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詩率與經傳合爲獨得
其眞其異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
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
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即是鄭衛二雅乃名爲雅
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
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
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
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聘享皆用之雅桑濮鄭衛之
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於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
此放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序自毛萇鄭玄沈重蕭統皆
以爲子夏作韓文公謂子夏不有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
附托伊川斷以小序作於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
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曄廼衛
宏所綴諸說參迄無定論然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
證驗也證驗必於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
子夏貫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
信今用已見隃度靜女采葛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歌估
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据哉有善有惡詩詞
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佚之
辭也書奔者之思則邪書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

邪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廼存之爲亂賊口實哉漢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謔浪啁哳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篇曾是斥穢登良廼懲窒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魯之樂工人人可以竄入國風將仲子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亨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羽賦風雨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皆見美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於燕享假令盡爲淫奔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黷嫚俎豆下伍伶諢者哉必不然矣蓋徧攷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輕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政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質諸心而安耳苟其有得於心與理即璞語稗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況於賢人君子言重席解頤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

惑者哉然則讀文公集傳者於成公所記惡可忽諸抑又聞楊雄有言曉曉之學各習其師范曄亦云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夫攷正亡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群疑渙然氷釋固通經博古者之大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爲讀二家詩倫折衷焉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爲之說其曰前說者末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詩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唐氏仲友詩解

佚

戚雄曰唐說齋讀經於詩最有發明如以碩鼠爲愛君之至真有精思卓識

經義考卷二百七終

弟子籍鄞吳世燾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一

朱子熹毛詩集傳

宋志二十卷

存

朱子自序曰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

呉氏棫曰書言詩言志發於言爲詩

陳振孫曰孔安國序書以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說其曰前說者未詳之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漢興魯申公爲訓故以教申公作詩傳以教

王氏安世毛詩前說

王氏質詩總聞曰詩之興也遠矣自周衰而采詩之官廢列國之風雅不作而其言之不足以感人心者固已多矣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一

朱子熹毛詩集傳

宋志二十卷

存

朱子自序曰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

呉氏棫曰書言詩言志發於言爲詩

陳振孫曰孔安國序書以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說其曰前說者未詳之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漢興魯申公爲訓故以教申公作詩傳以教

王氏安世毛詩前說

王氏質詩總聞曰詩之興也遠矣自周衰而采詩之官廢列國之風雅不作而其言之不足以感人心者固已多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正而其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時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人遠使學者即是而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所以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憫時病俗之所爲而聖

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陳文蔚曰先生於詩去小序之亂經得詩人吟咏性情之意

陳振孫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疑）晒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郝經序曰古之爲詩也歌誦絃舞斷章爲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隆沒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墾荒闢原續六經之絕緒於是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爲加多有齊魯毛韓四家而已而源遠末分師異學異更相矛盾如關雎一篇齊魯韓氏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訓傳獨行於世惜其濶略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

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天下之書也其義大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遺烈治亂之本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僞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莫天伍而全天德者也觀民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於變變適於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爲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庖澤渥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膚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於宋歐陽子始爲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藉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南程氏橫渠張氏西都邵氏遂探力窮而張皇之遂夫東萊呂伯恭父集諸家之說爲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爲詩作傳近出已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冀訓詁之弊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舛舛大小序之重復而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之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方之學者未之聞也大行臺尚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書走保下屬經爲序經喜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朱升曰朱子之於詩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明吳才老之說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當時東萊呂氏有讀詩記最爲精密朱子實兼取之何喬新曰宋歐陽氏王氏蘇氏呂氏於詩皆有訓釋雖各有發明而未能無遺憾自朱子之傳出三百篇之旨粲然復明

桂萼曰詩集傳極詳然其間制度名物不讀注疏無由而知當時朱子傳經一本注疏之訓釋但以諸儒解經太詳

讀後之學者遂廢注疏而不觀訓辭轉焉以求作者之志不傳取鄭司農三農之事訓之後人不考遂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說別處下方不知本周禮三農生九穀注中所謂高原下隰平陽之農爾又如閟宮注中鞹密之說讀詩者或以結構之密當之豈不可笑有盡收淫詞之理即詩尤侗曰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美刺以爲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餞韓宣子子羽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者皆朱子之所爲淫奔之辭也然叔向趙武韓起莫不善之以鄭人稱鄭詩豈自暴其醜乎近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問難者

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爲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曰即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也言未既有拂然而起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所謂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狡童淫者也忠憲遽起揖曰先生言是也吾不知朱子聞之以爲何如

宋氏鑑文公詩傳遺說

六卷

存

鑑後序曰先文公詩集傳豫章最淑后山皆有本而后山讎校爲最精第初脫稾時音訓間有未備刻版已竟不容增益欲著補脫終弗克就未免仍用舊版茸爲全書補綴趲那久將漫漶揭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親加是正刻寘學宮以傳永久抑鑑昔在侍旁每見學者相與講論是書凡一字之疑一義之隱反覆問答切磋研究必令心通意解而後已今文集書問語錄所記載無慮數十百條彙次成編題曰遺說後之讀詩者能兼攷乎此而盡心焉則無異於親承誨誘可以得其意而無疑於其言矣若七月斯干二詩書以遺丘孚服者尚可考見去取位寘小序之法因附於後

成德曰端平乙未子明宮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所成也

子明有子浚尚理宗公主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元兵入建寧浚與公主走福州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於阿剌罕浚謂公主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人主夫婦仰藥死小說或譏其作書與賈似道稱萬拜誠誣誣不足道也

輔氏廣詩童子問

二十卷

存

胡一中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於小序傳會於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嘗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晚具載師友粹言於前復倫論詩序辨說於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鳶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於彝倫也哉曩於樵李聞士夫藏是書如至寶傳是書如秘術殊有貢著述之本意今閱建陽書市至余君志安勤有堂昉得是書而鋟諸梓且載文公傳於上而附童子問於下粲然明白作而喜曰昔私於家傳者今公於天下後世矣學者抑何幸焉志安徵序其端敢不再拜盥手而敬書之

王禕曰輔氏童子問其說多補朱傳之未備

許氏奕毛詩說

宋志三卷

佚

陳氏駿毛詩筆義

佚

閩書陳駿字敏仲爲大冶丞從游朱文公之門

孫氏調詩口義

五十卷

佚

劉氏爚東宮詩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劉爚與弟炳皆朱子高弟仕至工部尚書

謚文簡著有東宮詩解

徐氏僑讀詩記

二十卷

佚

黃氏櫄詩解

二十卷總論一卷

存

閩書櫄字實夫龍谿人淳熙中以舍選入對升進士丙科調南劍教授終宣教郎

林氏拱辰詩傳

佚

温州府志拱辰字巖起平陽縣人淳熙戊戌武舉換文登第歷廣東經略安撫使有詩傳刊於平江

舒氏璘詩學發微

佚

寧波府志舒璘字元質奉化人乾道中爲徽州教授終宣州通判淳祐中謚文靖

高氏頤詩集傳解

三十卷

佚

閩書高頤字元齡慶元進士知永州東安縣

陳氏經詩經講義

佚

楊氏簡之詩名物編

十卷

三卷

俱佚

時氏少章詩大義 贅說

佚

張氏孝直毛詩口義

佚

陳氏謙詩解詁

佚

王瓚曰宋乾道中永嘉陳謙益之撰

戴氏溪續讀詩紀

宋志三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未見

陳振孫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紀爲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震曰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詩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紀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紀

戚雄曰戴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於彰寡婦之淫志其謂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辭至哉言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高氏元之詩說

宋志一卷

佚

李氏心傳誦詩訓

五卷

佚

趙氏汝談詩注

佚

錢氏時學詩管見

佚

王氏宗道讀詩臆說

十卷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楊氏明復詩學發微

佚

謝鐸曰詩學發微楊明復著今亡

張氏貴謨詩說

宋志三十卷

佚

括蒼彙記張貴謨字子智遂昌人由進士至吳縣簿教授撫州宰江山縣官至朝議大夫

黃氏應春詩說

佚

寧波府志黃應春奉化人嘉熙二年進士官至朝散郎知

國子學錄

陳氏寅詩傳

宋志十卷

佚

史氏守道詩略

十卷

佚

四川總志史守道字孟傳眉州人紹定進士迪功郎

譚氏世邁毛詩傳

二十卷

佚

陸元輔曰茶陵譚世邁初以尚書獻策補官凡五薦漕臺

三爲舉首詩傳羽翼漢儒

劉氏應登詩經訓注

佚

江西通志劉應登字堯咨安城人景定間漕貢進士宋社將危隱居不仕

趙氏若燭毛詩粗通

佚

韓氏謹詩義解

佚

陸元輔曰晉江韓謹字去華以南海尉改宣義郎除處州教授著詩禮義解上之名爲國子博士遷廣南東路提舉學事自巡尉未再考權使節一方前未有也

佚

陸元輔曰樂清人字達可學者稱藝堂先生

呂氏椿詩直解

佚

韓氏惇詩義解

佚

劉氏玄毛詩解

佚

閩書玄字伯醇建陽人寶慶三年知江寧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學者稱靜齋先生

董氏夢程詩訓釋

佚

謝氏升孫詩義斷法

佚

江西通志謝升孫南城人舉進士爲翰林編修官朝士稱之曰南牕先生

王氏萬詩說

佚

焦氏竑之詩總

佚

弟子武進錢名世覆校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類錄	函	架	號	冊
	目	三〇	二六	二七	四八

一五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府 書籍館 LIBRARY OF TOKIOFU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二

魏氏了翁毛詩要義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錢氏文子白石詩傳

宋志三十卷

存

魏了翁序曰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爲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十六七而貫融精粗耦合事變不窮自其口出天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沒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歷漢魏晉隋久而無所統一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尚書存孔三禮存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寧倍往聖不刊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尚遂定爲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況言詩乎詩之專於毛鄭其來已久舍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闇齟齬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而下皆歷世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文無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已且不能以自信也而流及後世則皆推之以爲不可遷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昉以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辨序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闢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吕成公集衆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正叶韻然後興觀群怨之旨可以吟采體習庶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公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爲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矜已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奉使成都嘗出以視予至

是門人丁文伯黼起家守廬陵將爲板行而屬予題辭嗚
呼聖人之經循王室也二牧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僇
力黜其不恭疆以周索雖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
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价藩實翰王略予懼不得與於執
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蚤以明經厲志
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士人宗仰云

喬行簡序曰詩者人心之所存有感而後發者也故國風
雅頌莫非憂樂怨慕之所形見言詩者必自夫治道之隆
替詩人之情性而索之斯足以得其意而達其微泥諸儒
雜出之說而無優柔自求之功則其義隱矣小序之於詩
其說固未必皆不然也前輩之傳詩乃有削去而不存者
今白石先生之詩傳亦獨有取於篇首以紊亂詩人之旨
講師各出已見間不免於自相背戾而遵以考證豈非前

意乎士方入小學時詩之與序混然於句讀誦習之初彼
固視之皆經也迨夫稍通大義序之說或主於內且將牽
合詩意以就之此其爲詩之病痼矣志於傳授解惑者苟
不爲之拔其本根而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詩而
自有所得哉此殆黜異尊經之意故雖若失之易而不暇
問也至於他所發明如世變之自興而趨廢人情之懷舊
而愴新或致愛於君而引咎於已或委順於天而無惡於
人者先生尤致意然亦不過一章之中釋以數語一篇之
後贊以數辭而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固已爲之煥然
善逆詩人之志者豈必待辭費哉行簡昔嘗從先生游聽
言論如引岷江下三峽滔滔乎其無涯也今是書乃謹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簡要如此則知先生之學自博而之約歲殊而月異矣同門湯尹程嘗爲余述先生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尚多欲有所更定又以見其用功之不已所詣之益深也先生姓錢氏諱文子字文季永嘉人入太學以兩優解褐仕至宗正少卿乾淳諸老之後歸然後學宗師白石其徒號之也沒今二十餘年司馬文正公之孫述自尚書郎出守永嘉行簡知先生有是書而未廣也又知郡太守之賢可屬以此乃訪求於湯尹之姪時大傅階詁釋刻諸郡齋云紹定六年六月朔

詩訓詁

宋志三卷

陳振孫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巖因以爲號

徐秉義曰錢氏詩詁三卷曰釋天曰釋地曰釋山曰釋水曰釋人曰釋言曰釋禮曰釋樂曰釋宮曰釋器曰釋車曰釋服曰釋食曰釋禽曰釋獸曰釋蟲曰釋魚曰釋草曰釋木凡一十九門

段氏昌武叢桂毛詩集解

三十卷

闕

讀詩總說

一卷

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段維清狀略曰先叔朝奉昌武詩以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印山羅使君瀛嘗遣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說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

陸元輔曰宋廬陵段昌武子武輯首載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次載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體詩之派餘三十卷分十五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引先儒之說依詩之章次解之而間附以己意大抵如東萊讀詩記例而較明暢前後無序跋但有叢桂堂故取以名焦弱

段文昌宋氏又作其名爲段武昌獨似未見此書者予所見北平孫氏抄本孫侍郎耳伯知祥符縣事時所抄聞西亭晚得宋刻吟泛於泄流矣

詩義指南

一卷

存

黃震曰建昌段氏用詩紀之法爲集解

嚴氏粲詩輯

三十六卷

存

林希逸序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爲甚我朝歐蘇王劉諸鉅儒雖擺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東萊呂

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疎缺渙散要未爲全書蓋詩於人學自爲一宗筆意蹊徑或系可尋逐非若他經然其流爲騷爲選爲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可以興觀群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遺言間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有印此語者蘂谷巖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緯語我其說大抵與艾老合且曰我用力於此有年非敢有以臆決據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温厚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乃知其鉤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幾深排布盡其

隔尺離錯而理意脈通遠近音訓疑似名物異同時代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章句之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密瞭然爲乎詩終是乎盡之矣易盡於伊川春秋盡於考亭繼自今吾知此書與並行也然則蘂谷何以度越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藁五七言幽深天矯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閫奥而獨得風雅餘味故能以詩言詩此箋傳所以嘆乎其後也余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艾軒之言故不自揆而爲之叙爾

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槩自序曰二兒初爲周南召南受東萊之瞭然易見既而友爲輯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困於筆劄胥命鋟之木此書

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
孟氏說詩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
之趣毛鄭以下丘束之高閣此書覆誦可也　又條例曰
集諸家之說爲詩緝舊說已善者不必求異有所未安乃
參以己說要在以意逆志優而柔之以求吟味之情性而
已字訓句義揷注經文之下以著所從乃錯綜新舊說以
爲章指順經文而點掇之使詩人紆徐涵泳之趣一見可
了以便家之童習爾

袁甫曰坦叔於黍離中谷有蓷葛藟不用舊說獨能探得
詩人優柔之意其他一章一句時出新意大抵宛轉有旨
趣可與言詩也已矣

黃佐曰嘗於嚴氏詩緝以呂氏讀詩記爲主而集諸家之

闕

克自序曰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
爲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
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發耶抑其
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況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
精微皆詩旨之所未及洙泗之間諄諄爲學者言未嘗不
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
然後知詩之果爲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纂年前
乎此則書藏於史禮樂藏於名數易爲卜筮其公於上下

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爲士誦詩三百固以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十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方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人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遼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爲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淹洽未嘗有援亡模倣序意晉唐四言皆循其法近世塲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辭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況於詩之言辭猶不可況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亦有甚可疑者焉按左氏傳季孫行父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爲準在僖二十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於周用前之右哉商籥簡詩商頌見於魯頌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審如退之所謂孔于西行不到秦則祈招之詩聖人豈爲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毫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實繩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於既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

而正之辭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乎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人之全書乎

子坦跋曰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例諸家解而繫已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一而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詩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改定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爲目繫於朱曰之次若全以鍛梓未易遽集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家君已成之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副於學宮或補爲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廸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

按劉氏詩說宋志及焦氏經籍志朱氏竹垞俱著錄今未之載蓋已佚

第二第九第十卷都闕前有總說楮尾吳匏庵先生題識尚存克信安人

王氏應麟詩地理考

宋志五卷

存

應麟自序曰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沫泗之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于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叙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

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爲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據傳箋義疏祭之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爲詩地理考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

詩考

宋志五卷今六卷

存

應麟自序曰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擿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咏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軼傳以說文

爾雅諸書粹爲一篇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義云爾

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又後序曰詩四家異同惟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茅苫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嘆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爲才上天之載讀曰哉至于湯齊讀爲躋汪訓禮云何讀與惟禹敉之敉同康成從張然讀爲韓詩汪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論騶虞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爲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

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掇而錄之

董斯張曰伯厚詩考引諸書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極其詳嚴然猶有未盡者如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庳今作毖卑今作俾子孳子引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風今作揚說苑引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漢顏薛君碑引詩永矢不愃考槃今作弗諼水經注引魯頌保其鳧繹其今作有韓詩于嗟嘆辭薛君章句駰虞文選注使我心瘍伯兮文選注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椒聊韓詩外傳和樂且湛薛君樂之甚也常棣文選注檀車幝幝杜伯厚引作張張誤釋文彼交脛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然予采菽刑于寡妻刑正也思齊烝哉也濯矣也文王有聲釋文薛君曰亹亹勉貌文選注鷮鷮文選注彼雲漢蘀蘀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雲漢文選注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韓奕文選注伯厚引此缺下句薛君曰宋襄公去奢節儉商頌文選注師臣者帝交愛臣者王臣臣者霸臣不行者亾韓詩內傳伯厚詩引此亦缺下句又妾后曰雎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遊文選注按此番本三家詩說此皆困學翁之所逸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

六卷

未見

弟子無爲謝舉安覆校

朱子

大全

手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三家詩攷 北宋田學會之孫

通志堂本 北宋田學會之孫

亡逸

詩十三

洪氏咨夔詩注

佚

熊氏剛大詩經注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熊剛大從蔡淵黃幹游爲建安教授有詩

經注解學者稱古溪先生

高氏斯得詩膚說

佚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顧氏文英詩傳演說

佚

劉克莊曰顧貢士詩傳大略如鄭夾漈

董氏鼎詩傳

佚

李氏象詩講義

佚

鄭氏庠詩古音辨庠或作庳

宋志一卷

佚

劉氏元剛詩演義

佚

佚

黃震序曰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漈始各捨序而言詩朱晦庵因夾漈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要東萊呂氏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朱晦庵之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已見名以私記無一語隨人之後其用功之精勤與謙虛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哉余得而讀之三歎不忍去手方欲從之面請則已拜予祠之命東歸矣始志篇端歸之尚俟

後會云

蔡氏夢說詩箋

八卷

佚

赤城新志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從車敬齋游究心濂洛之學開門授徒黃超然高志尹方儀皆其弟子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於家

俞氏德鄰佩韋齋輯聞詩說

一卷

存

曹溶曰宋季俞德鄰永嘉人著有佩韋齋輯聞中有詩說

佚

黃淵序曰心動物也詩亦動物也豈可以言語求哉惟不說者爲上矣夫子絃歌而取三百十有三篇斷之以思無邪一語即詩論詩他無文字洙泗言詩特子貢子夏見於魯論耳齊魯毛韓四家出傳與而經廢矣序文不知果誰所作毛萇於序猶無所與鄭康成惟序是信叔世講師歹出入毛鄭間跛眇相迂笑者孩之雖然語初學者不爲詁釋彼豈知大或小或博或約或顯或晦或抑或揚之妙此野庵詩解所以作也是解也參之李迂仲訂之張敬夫序之可者從之否則正之謂風雅頌皆始於文王謂風關雎鵲巢邁應其聲謂二雅聲有大小非政有大小謂王風

殉玉城之聲謂國風無變風二雅無變雅譚詩平易如此

野庵姚姓隆名贈朝散大夫蕭之韶溪人

黃氏震讀詩一得

一卷

存

震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奭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取用其法質文溪鄭公樵始皆善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作詩總聞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寞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附氏枋得詩傳注疏

佚

陸元輔曰叠山詩傳疏發明透暢大全中所採頗多

王氏柏詩可言集

宋志二十卷

未見

方回序曰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柏之所著也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取文公文集語錄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騷次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後集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橫渠邵山羅豫章李延平徐趨平胡文定致堂五峰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谷城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靜春曾景建趙昌父方伯謨李果齋其第十三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爲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攷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
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
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
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
錄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魯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
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
後一條不錄無乃以文公之說為是耶別見魯齋詩說則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
子之三百五篇　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
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槩謂古詩取以足
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
十有二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竊謂桑
中溱洧奔者自為之詩彼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為歌詠以刺譏醜惡若今鄙俚如賺
如令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為之
乎旁觀者為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
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
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子妄意以為採詩觀風詩
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
其人情狀故從而歌咏之其所以歌咏之蓋將以揚其惡
雖近於戲狎而實亦足以為戒也文公以為淫奔者自為
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
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
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
雖已煩趣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
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
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
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特里巷之歌謳耳必曰三百篇
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
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二說者內翰尚書王公應麟
與予一商略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女公糾成公之說也
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
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子
考十家所評詩語始於胡苕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
學詩者觀是足矣

詩辨妄或作詩疑

存

柏自序曰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皆與道爲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
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
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
有時而廢道之托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
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
各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騖於
高遠援据傅會穿鑿支離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
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
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

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汎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著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學者之可罪紐於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何後世狗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

毛詩辨一曰風雅辨二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魯頌辨九曰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豳曰經傳辨非敢妄擬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成德序曰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記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分繹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庵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創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群儒莫之敢爲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如此

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豳也有豳詩有豳雅有豳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於風猶風之不可雜於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於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經義考卷一百十

戴氏亨朱子詩傳辨正

佚

江氏愷詩經講義

佚

徽州府志愷字伯幾婺源人貢禮闈宋亡衣齊衰隱居學者稱雪江先生

陳氏深清全齋讀詩編

未見

陳氏普詩講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